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十三



陳大道

萬曆丙申夏至日門人李應春梓

林子

四書正義纂

論語統論

林子每令諸生熟讀曾  
既熟讀曾論矣。曾論者。儒書也。昔者孔子謂  
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今諸生能  
爲君子儒乎。然儒之道莫大於孝。諸生之事  
父也。可不孝乎。儒之道又莫大於忠。諸生之  
事君也。可不忠乎。出則可不弟乎。愛則可不





勞乎。傳則可不習乎。友則可不信乎。仁可也。而佞不可也。達可也。而聞不可也。欲訥可也。而巧言不可也。近信可也。而令色不可也。適不可也。莫不可也。而義之與比然後可也。野不可也。史不可也。而文質彬彬然後可也。狂而肆焉。猶之可也。若流之而爲蕩。則斷乎其不可也。愚而直焉。猶之可也。若流之而爲詐。則斷乎其不可也。矜而廉焉。猶之可也。若流之而爲忿戾。則斷乎其不可也。孔子嘗以仁教人矣。而魯論所記有復禮之仁焉。有愛人之仁焉。有如其仁之仁焉。不有以辨之。非所以爲仁也。孔子又嘗以禮教人矣。而魯論所記有約禮之禮焉。有因禮之禮焉。有禮後之禮焉。不有以辨之。非所以爲禮也。其曰予欲無言。豈聖人之傳道也。乃貴於無言與。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豈聖人之會道也。乃貴於無知與。其曰默而識悉音之。又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豈聖人之識道



也。不得不默。而有隱之中。自有無隱者存與。疏食曲肱。何以樂在其中。簞瓢陋巷。何以不改其樂。民可使由之。而其所可由者何事。不可使知之。而其所不可知者何物。至於魯論之所記者。有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可不知堯之君之所以爲大乎。又曰周之德可謂至德。可不知周之德之所以爲至乎。微子箕子比干。而曰三仁者。何義也。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而曰逸民者。何取也。管仲之器小哉。則曰人也。何以謂之人。又何以謂之器小。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則曰惠人也。何以謂之惠。又何以謂之君子。竊比老彭。老彭者何人。以孔子之聖。而亦竊比之乎。原壤夷俟。原壤者何人。以孔子之聖。而爲孔子之故人乎。若二三子之學孔子也。記之魯論。亦有可得而考也。顏回之愚。何以獨稱乎好學。曾參之魯。何以獨唯乎一貫。雍也不佞。何以可使於南面。閔子騫之孝。何以不聞於人言。



子貢達者。而不受命者何也。曾點狂者。而孔子嘆而與之者何也。食稻衣錦而曰安也。豈知夫三年之愛。分崩離析不能守也。何列於政事之科。師商之論交也。果孰得而孰失。游夏之教人也。果孰是而孰非。夫二三子之所以學孔子者。余既訊之矣。而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獨無可言乎。佛肸召。則曰焉能繫而不食。公山弗擾召。則曰吾其爲東周。而其所以不繫而爲之者。殆非夫人之所能及。而亦不可不知也。於丈人。則曰不仕無義。於長沮桀溺。則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而之所以仕而易之者。殆非夫人之所能及。而亦不可不知也。其曰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而其所以可。所以成。所以必世而仁者。殆非夫人之所能及。而亦不可不知也。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者。天地中和之德也。而中和之德之所以爲天地者何如。不知不可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者。



天地覆載之心也。而覆載之心之所以為天  
地者何如。不知不可也。修己以敬。修己以安  
人。修己以安百姓者。體信達順之機也。而不  
知堯舜之所以猶病者可乎。立之斯立。道之  
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過化存神之妙  
也。而不知夫子之所以不可階者可乎。昔者  
程子少讀魯論。但覺意味深長。諸生能如程  
子所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否也。其  
次能知而好之者否也。今既熟讀之矣。而又  
不覺其意味之深長。知而好之。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則亦異於程子矣。豈所以望於諸生  
哉。



如  
之。細之。以亦異於野乎。矣。豈所以望於終三  
不學其意。求之。我身。味而致之。手之。幾之。

林子

論語正義纂卷上

學而時習之

論語二十卷。卷首一字。卽言學。而不知其所  
學者。何學也。林子曰。默而識悉音之。學而不厭  
者。學也。識亦知之義也。然其所欲識者。何也。  
識心而已矣。心卽仁也。仁卽聖也。孔子曰。聖  
則吾不能。我學不厭。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  
敢。抑爲之不厭。爲亦學也。故學也者。心學也。



所以爲仁。所以作聖者。學也。

林子曰。不遷怒。不貳過者。學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者。學也。敏於事。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者。學也。日知其所亡。忘音月無忘其所能者。學也。求其放心而已矣者。學也。君子學以致其道。而其所致者。果何道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君子小人分雖不同。而其所學之道。同乎否也。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固也。而曰學莫先於辨志。則其所辨者。果何志也。豈亦其在於義利之間邪。孔子曰。士志於道。而十五至學。又豈非以道爲志。以道爲學。與。若讀書務博。以爲學。乃漢以來。至於今。儒者之學。非古聖人之所謂學也。若讀書務博。以爲學。則漢以來。至於今。儒者。賢於臯。夔。稷。契。遠矣。

林子曰。學。从交。覺亦从交。蓋指吾心之交之中而言之也。虛空本體。本體虛空。或問吾心之交之中。林子曰。堯舜允執厥中之中。中本



虛也。而易之爻。蓋以象人之真心而虛其中也。豈非所謂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者與。故卽此虛中而學焉。則爲心學。德性之真知也。由此虛中而覺焉。則爲先覺。寂感之自然也。其曰天下歸仁。以吾真心一點之仁。而歸於吾心虛中之真去處也。其曰中心安仁。以吾真心一點之仁。而安於吾心虛中之真去處也。易曰。爻者效此也。豈不以所畫之爻。以效吾虛中之真去處乎。又曰。爻者言乎其變也。豈不以千變萬化。皆由此中出乎。

林子曰。堯舜之中本虛也。而其中之本虛。則自然有一點之仁。主於其中焉者。中之一也。故儒氏之安安者。於其所當安者而安之也。二氏之止止者。於其所當止者而止之也。而其所謂安安而止止者。靜亦安。動亦安。安於其所而自不搖也。靜亦止。動亦止。止於其所而自不遷也。豈曰無終食之間違仁焉已哉。



而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矣。故曰學而時習之。念念常在於仁。無時而非學。無時而非習也。

不亦說乎

林子曰。此言說。卽孟子所謂理義之悅我心之悅也。

不亦樂乎

林子曰。此言樂。卽孟子所謂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者。樂也。

孝

林子曰。儒者之行。莫先於孝。故孝經言孝之至也。則曰通於神明者。神之也。曰光于四海者。大之也。曰無所不通者。以言乎其神。而幽之神明不足以盡其神也。以言乎其大。而遠之四海不足以極其大也。至於道家亦嘗言孝之大也。曰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夫莫大於天地民物。而孝之所至。則有大於此者。



何其大與。釋氏亦嘗言孝之神也。曰事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夫莫神於天地神明。而孝之所感。則有神於此者。何其神與。古人有言曰。仁人事天。猶事父。孝子事父。猶事天。故以父母言之。則曰父天母地。以天地言之。則曰乾父坤母。由此觀之。則知天地父母。我皆賴之以生。以養以為命矣。而天地父母之氣。有不與我之氣相為流通者乎。然有天地而後有父母。有父母而後有我。則是我之於父母也。而流通之氣。比之天地為最近矣。惟其父母之於我也。而流通之氣。為最近。故其父母之於我也。而感格之機。為最神。故曰莫若孝其二親。莊子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余於是而知蓼莪之詩。與夫孝經一帙。又當終身誦之。而跬步之不忘焉。可也。

孝弟為仁之本

林子曰。孝弟也者。親親也。親親而仁。民也。仁



民而愛物也。故孝弟爲仁之本。

巧言令色鮮矣仁。

林子曰。巧言令色之徒。則心已逐於外矣。亦豈知孔子之所謂安仁。孟子之所謂居仁邪。故曰鮮矣仁。

林子曰。孔子教人。仁孝爲先。故其門弟子多問仁問孝。而孔子之所以答之者。一皆因病立方。今且以仁言之。中庸曰。仁者人也。以人言仁。寔爲親切。而世之儒者未之或知也。論

語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仁人心也。謝上蔡嘗以生意論仁。豈非以其心之生意之謂仁邪。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而曾子之所謂任重者何也。蓋仁者通天下爲一身。而孔子之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仁以爲己任也。博厚載物。高明覆物。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仁以爲己任也。然仁之蘊乎其中也。肫肫然生意而不息者。是乃仁之本也。卽人卽仁。卽心卽仁。而其所以能通



天下爲一身而無外者。亦惟先自其本焉求之矣。

林子曰。果植之仁。中有一點者。太極也。而抱之以兩者。一陰一陽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易也者。兩而化也。太極也者。一而神也。而無極也者。未始一也。先天也。

劉願真曰。只要了得核中一箇仁。仁中有一點生意。藏之土中。春氣纔動。根生榦長。都出自然。林子曰。仁中一點生意者。所謂真種子。是也。而人之所以爲人者。豈有外於心哉。故中庸則曰。仁者人也。而孟子又曰。仁人心也。其曰土中者。非易之所謂黃中邪。

蘇生問曰。旣曰生意之謂仁矣。而又曰仁者通天下爲一身者何也。林子曰。譬之中天之月矣。而萬川之月。皆其月也。

賢賢易色

或問易色。林子曰。易色者。改容之義也。余昔嘗徧叩三門。以賢人之賢也。其尊之也。而君



父之也。其奉之也。而神明之也。雖有珍食。不敢不陳也。猶懼以我爲褻。雖有重幣。不敢不將也。猶懼以我爲瀆。而又况侍立拜跪之間。有若渾身無骨。而屏氣之不敢息者。而子夏所謂賢。賢易色之義。似亦如此也。

### 禮之用

林子曰。禮者。復禮之禮也。堯之欽。孔子之敬。是也。故堯以欽而中也。孔子以敬而一也。太和元氣。都由此出。中庸曰。致中和。說者以爲致中自能和也。而中而一。更無殊塗。而敬而欽。自是一致。余嘗有言曰。堯之中。孔子之一。皆直指吾心之真去處者言之也。然而中也。而未始不一。一也。而未始不中。而中而一者。體也。而發之於用也。有不和乎。此體用一源之學。而先王之道。斯爲美矣。獨不觀之。知及仁守章乎。知及之。而無仁以守之。不可也。仁守矣。而不莊以涖之。不可也。莊以涖之。而動之。不以禮不可也。或問動之。不以禮。林子曰。



動卽用也。禮卽復禮之禮也。若或動之不以禮焉。殆非所謂堯之中。孔子之一發出來爾。外雖可觀。豈所謂有體有用。大成之學哉。故曰未善也。孟子不有言乎。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而堯之欽以執中也。孔子之敬以一貫也。不謂之盛德之至而何。而動容周旋之間。有不中禮者。則吾不能知之矣。

孔子曰。復禮爲仁。豈不以復禮而爲仁之道固在我邪。或問由之之義。林子曰。由也者。由乎而出也。大舜由仁義行之由。孟子居仁由義之由。禮記隆禮由禮之由也。蓋仁無不愛。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乃和之所由以生乎。故禮之主於中者。能仁而愛。而恭之見乎外者。自和而安。此聖門根本之學也。

或問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林子曰。是蓋徒知求和於外。而不知求和於內。此其所以不可行也。昔者孔子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豈非以懂懂



往來之心。而深藏於何思何慮之地邪。而大易乾初九。所謂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太玄養首一。所謂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是皆敦本以致用。而所謂蘊之為德行者此也。或問何以蘊之。而曰為德行也。林子曰。蓋由其所蘊者盛。而其德之所以見於行者。則皆由此出矣。昔者成湯以禮制心。豈非以心而為萬事之根本邪。又問何以謂之節也。林子曰。未發之中。發皆中節。此禮之用之所以為大也。苟不有以節之。其能和乎。縱能和矣。又安知其和而不至於同且流乎。

貧而樂富而好禮

林子曰。古人有言曰。守之也。非化之也。化則無待於守矣。縱能守矣。而猶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若所謂心廣體胖。安處善而樂循理者。美則美矣。豈其能化而超乎貧富之外邪。或者以心廣矣。體胖矣。豈其不能化而超於貧富之外邪。林子曰。汝知所謂化者乎。中庸







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殆非樂而好禮之謂也。故貧雖樂矣。而猶知有貧。猶知有樂。富而好禮矣。而猶知有富。猶知有禮。豈其能忘貧忘樂。忘富忘禮。無待於守而能化邪。

為政以德

林子曰。心為太極者。為德之北辰也。皇建其有極者。為政之北辰也。政雖本於德。而為德為政。本無二道也。

北辰

林子曰。北辰者。天之心也。而人之所以能旋乾能轉坤者。心也。心能旋乾矣。心能轉坤矣。不謂之我之北辰。我之天心乎。

或問人之一身至細也。亦有北辰而居其所。與。林子曰。人之身一小天地也。孰不知而信之。何獨至於北辰也。而疑之。

林子曰。我之北辰者。我之天心也。故我能知我之天心。而北辰居其所矣。此我之所以能



旋乾轉坤。參贊天地之化育者。而非有他也。張生子昇問我之天心。林子曰。堯舜之中。孔子之一。寂然不動。何思何慮之心者。我之天心也。若夫憧憧往來之心。是乃釋氏之所謂肉團心。余之所謂五行之心。而列之肝脾肺腎者。是乃人之心。而非我之天心也。

林子曰。孔子之一。乃我之天心者。真心也。故堯舜之中者。中也。而孔子之一則在其中矣。論語曰。居其所。蓋言天之心。而原居於天之真去處者。天道之自然也。易曰。止其所。蓋言我之心。而原止於吾心之天之真去處者。人道之本然也。

易曰。天行健。天之所以行健者。以北辰之樞也。晝夜不停。而歲功斯成矣。聖人之所以同天者。亦惟執其樞。而吾身之北辰。安其所而不動也。故曰。天何言哉。而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釋迦之空中歸一。老子之守中得一。聖人之北辰。居其所矣。聖人亦何言哉。



三十而立

林子曰。立也者。立之也。卽孟子中道而立。立天下之正位之立也。

四十而不惑

林子曰。此孔子之見性也。

五十而知天命

林子曰。此孔子之知命也。

六十而耳順

林子曰。旣見性矣。復知命矣。而六十耳順。不謂之盡性而至命邪。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或問何以謂之常無欲。林子曰。常也者。真常也。而真常之性本無欲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豈非其所欲者。乃從無欲中來乎。而道家所謂無私年間立愛欲者。亦此意也。故無愛而愛。愛不屬情。無欲而欲。欲本於利。而所謂從心之心者。豈非所謂真性。是心之心與。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林子曰。溫故自能見性。故曰知新。豈非有德者必有言。而爲德性之知邪。

林子曰。井不及泉。謂之井可乎。鐘不能聲。謂之鐘可乎。若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者。以其言人之言。無所得乎其心也。諺曰。讀書至老。一問便倒。其亦所謂井不泉而鐘不聲者與。

君子不器

林子曰。何者謂之器。而君子曰不器者。又何

也。易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

故天地之形氣者。器也。而自有不屬器者在。

以主張乎天地之形氣也。人之身心者。器也。

而自有不屬器者在。以主張乎人之身心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帝堯之不器也。又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孔子之不器也。道德經曰。天下皆謂我道

大似不肖。老子之不器也。金剛經曰。佛說非

身。是名大身。釋迦之不器也。



林子曰。譬之璞焉。制而器之。則為瑚璉。然而  
瑚璉雖云美矣。是亦璞之散也。故曰君子不  
器。  
林子曰。惟其不肖。故其不器。惟其不器。故能  
成器長。

### 知行

時有論知行者。或曰先知後行。或曰先行後  
知。或曰知行合一。紛紛辯說如仇。適林子  
坐。僉曰。林子獨無言乎。林子曰。余亦何言。余  
惟太古之時。人多神聖。知行之字未製也。唐  
虞三代之時。神聖間出。知行之名始立也。降  
及後世。世道交喪。不惟知行之說太詳。而先  
後之辯亦支離而無紀矣。余亦何言。余惟曰。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爾。

### 異端

或問何以謂之三教者流也。林子曰。三教者  
流。乃三教之流弊。三教之異端也。又問何以  
謂之三教之異端也。林子曰。仲尼之時中也。



黃帝老子之清靜也。釋迦之寂定也。悉皆本  
之於心者。端也。彼三氏者。流而不知所以求  
端於心者。異端也。故儒教知所以求端於吾  
心之孔子焉。則時中在我。而亦不異於孔子  
矣。道教知所以求端於吾心之黃帝老子焉。  
則清靜在我。而亦不異於黃帝老子矣。釋教  
知所以求端於吾心之釋迦焉。則寂定在我。  
而亦不異於釋迦矣。

或曰。二氏之學。世人謂之異端者。何也。林子  
曰。異端之說。非必二氏之學。與儒者異。而後  
謂之異端也。學儒而不知盡心知性。便是儒  
門之異端也。學道而不知修心煉性。便是道  
門之異端也。學釋而不知明心了性。便是釋  
門之異端也。

是知也。

林子曰。德性之知。不屬聞見。何思何慮。真體  
自然。其曰是知也。而良知真知。有不在我乎。  
或問曰。聖人貴知。與林子曰不知也。又問。林



子曰。堯舜不徧物以爲知也。文王不識不知以爲知也。孔子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以爲知也。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以爲知也。若世之儒者。從事於知矣。語及天文。則曰不可不知也。予旣知之矣。語及地理。則曰不可不知也。予旣知之矣。至於載籍極博。聖經賢傳。子史百家言。又至於一草一木。謂皆有理。則亦曰不可不知也。予旣知之矣。張子厚曰。德性之知。見聞之知。若也。從事於知。以困憊精神。以役其智於見聞之末。豈不遂忘其德性之知邪。或曰。願聞子之知。林子曰。德性之知。余之所未能知也。見聞之知。予之所不屑知也。余亦何知。余惟日誦孔子之所謂知者。以求知焉。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孔子之所謂知者。不亦易而易知乎。以此爲學。何其平實。何其切近。不强索。不鑿智。不僻於多學多識。不落於自誣誣人。然其本體常明。天真不昧。而至誠前知之道。寔基於



此矣。余亦何知。余惟日誦孔子之所謂知者以求知焉。

是亦爲政

林子曰。天地一家也。太極旣肇。天地斯闢。渾敦氏乃始。君臣之伏羲氏乃始。夫婦之父子之傳。而至於唐若虞也。而吾一家之政。惟堯舜其統理之矣。此一家之運之所由以興隆也。又傳而至於商若周也。而吾一家之政。惟伊周其佐理之矣。此一家之運之所由以盛

大也。時至春秋。不曰式微之運乎。不意亂臣賊子生於吾家。而家道幾乎索矣。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夫春秋也者。以紀家之政。以教家者也。其爲君臣父子足法。以俾吾一家之人而世守之也。或問何者。謂之家政。林子曰。禮樂刑政。紀綱法度。此家政也。然此家政也。非惟於君臣父子之際爲然也。若上而以照以臨。以鼓以潤。下而以流以峙。以生以育。一皆吾家所合用之物。而不可缺焉者。若不有



以政之。則又安能處之有道。而照而臨。而鼓而潤。而流而峙。而生而育邪。

殷因夏周因殷

林子曰。天開地闢。庶類繁生。而首出御世者。則有渾敦氏。君臣之所由始。政教之所由起。混茫肇開。此一時也。逮至羲皇之世。人文始畫。制作聿基。媒妁既通。則民知有夫婦之別。姓氏既正。則民知有父子之親。自開闢以來。而至於斯。又一時也。歷唐而夏。而殷而周。人

文丕著。制作大備。君臣父子夫婦之際。既秩。既敘。綦隆化中。郁郁其盛。盛而必衰。理之常也。譬日中天。能無昃乎。故繼文武成康之後。時則有孔子之聖。而生於其間者。雖善不尊。述作自見。自開闢以來。而至於斯。又一時也。自此以後。人私其學。迂怪枯槁。踈蔓支離。異端竝起。而三教從此分矣。於是斷棄三綱。而以爲高且潔者有之。或由三綱之中。而至於毀且裂者亦有之。故不揣僭陋。而有歸儒宗



孔之說者。因時之宜以救敝也。夫由渾敦氏至於今。而所因者三綱。可考而知也。由今而至於千百世之遠。而所因者三綱。亦可逆而知也。但三代以前。斯道在上而不在下。三代以後。斯道在下而不在上。三代以前。不惟斯道之既明。亦且斯道之既行。三代以後。不惟斯道之不行。亦且斯道之不明。三代以前。則如彼。三代以後。則如此。然則身斯道之責者。能無傷今之意。反古之思邪。

人而不仁如禮何

或問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也。斯言是與。林子曰。倪寬曰。惟天子建中和之極。禮樂之本也。故時而冬至矣。黃鐘之管以候氣也。若得禮樂之本。以建中和之極。則其灰之在管也。有不依候而飛乎。余於是而知秦而強焉。必其先時而爽其候也。又於是而知周之季而弱焉。必其後時而爽其候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故積德不百年。



而曰能興禮樂者未之有也。

君子無所爭

林子曰。學以不爭為大人。而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亦不免於爭。惟其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也。則亦何爭之有。老氏夫惟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釋氏無諍三昧。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由是觀之。不爭之教。三氏之所同也。

禘說

林子曰。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其曰始祖者何也。程子所謂厥初生民之祖者是也。夫既曰始祖。乃厥初生民之祖矣。則是厥初生民之前。尚未有人也。而又曰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者何也。豈非始祖之所自出者。由太虛而後有氣化。有氣化而後有形化。與而王者之大祭。又豈非推其形化之所由始。而上溯之以



至於氣化。又推其氣化之所由始。而上溯之。以至於太虛。與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掌乎。然此非有他道也。亦惟聖心方寸之太虛。則皆有以涵之也。故曰如視諸掌。余於是而知天下遠矣。可得而近之者。視掌之義也。天下大矣。可得而小之者。視掌之義也。余嘗譬之一勺之水焉。而天光雲影。徘徊於其中矣。又嘗譬之徑寸之鏡焉。而天地萬物森羅於其中矣。而聖心方寸之太虛。豈曰明鏡止水云乎哉。此乃視掌之大旨也。然不有同體太虛之孔子焉。其孰能知之。其孰能知之。

或問孔子曰。不知也。然則孔子其知乎。其不知乎。其知之而不肯輕以語人乎。林子曰。汝以爲孔子其知乎。其不知乎。若以孔子爲不知也。夫孔子且不能知矣。而又安可以語人乎。若以孔子爲知也。夫孔子固知矣。而又安能以其所知。而語之於不可使知之民乎。然



孔子豈有不知而亦未嘗不以之語人也。余讀曾論。至於視掌章。而知禘之說。莫辨於此矣。子其試思之。而禘之說。孔子其知乎。其不知乎。其以語人乎。其不以語人乎。

### 射禮

林子曰。家語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是文武合一。古之道也。近世射禮儀圖。以端身正立。挽弓當胸。為外體之直。分文武之道為二。此儒者所以不切於事情。後世之病也。殊不知左手乃四體之一。而左手如推太山。實射之法。欲其直而固也。若挽弓當胸。能持弓審固。而至於彀乎。不能至彀。能射疏及遠。而為有用之學乎。故書贊堯之德。必曰乃武。乃文。詩稱吉甫之賢。必曰文武吉甫。堯與吉甫。儒者之盛也。亦曷嘗分文武為二。而為迂濶無用之學哉。

### 安仁

林子曰。孔子曰安仁。而仁安於中心之中也。



孟子曰居仁而仁居於中心之中也。或問中黃。林子曰。中黃者。黃中也。東木西金。南火北水。而中央土也。性由此立。而天命之性在我矣。誠由此盡。而寂然之誠在我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曾論曰。吾道一以貫之。記曰。中心安仁。皆指我之土中而言也。而作聖之功。不過以其仁而安於土中。以敦養之爾。

能好人能惡人

林子曰。按今人之善惡而賞罰之。有權存焉。按古人之善惡而是非之。有道存焉。故少正卯。春秋之聞人也。惟仲尼定其罪而辟之。老子古之聖人也。惟仲尼知其神而龍之。林子曰。是非不在我也。然後可以是非人。喜怒不在我也。然後可以喜怒人。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林子曰。仁人心也。我固有之。我自不違之。然亦不可得而違也。



夫仁不可得而違矣。則仁非在外也。仁非在外。又焉有違仁之人哉。林子曰。卽心卽仁。仁其可得而違。心其可得而違乎。特人之自違其心。自違其仁爾。

夫旣曰卽心卽仁矣。又焉有違仁之心哉。林子曰。明道曰。人須是識其真心。真心也者。仁也。若為物所引而生其心者。非真心也。然而真心亦未嘗亡也。特其物有以蔽之爾。

夫心本仁也。而物安能蔽之。林子曰。此內外賓主之辨。不可不嚴也。蓋心之仁者。內也。主也。物之蔽乎其心之仁者。外也。賓也。以外之物。而蔽乎其心之仁。是主失其所以爲主。而賓反爲主矣。

或問不違仁之旨。林子曰。仁卽中也。執中者。不違仁也。仁卽一也。主一者。不違仁也。仁卽密也。退藏於密者。不違仁也。又問中何以執之。一何以主之。密又何以藏之。林子曰。執中也者。意之注乎其中而執之者。不違仁也。主



一也者。意之注乎其一而主之者不違仁也。退藏於密也者。意之注乎其密而退藏之者不違仁也。故意不可馳。意馳則仁違矣。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今不曰心而曰意者何也。林子曰。意者心之發也。意之所注非心之所存乎。

敢問意之所注也。豈非所謂黜聰遺明者與。林子曰。意之所注卽心之所存也。心之所存卽耳目之所在也。故耳目雖日用事於外。而

耳目之神則常在乎其中者。內外合一之功。聖人之學之大也。豈其黜聰遺明而後謂之反觀內聽哉。故造次顛沛。耳目豈在內邪。而曰必於是者。耳目豈在外邪。

林子曰。仁之難成久矣。而為之自我非純其心焉不可也。故日不違仁矣。未可以言仁也。而繼之以月月不違仁矣。未可以言仁也。而繼之以年年不違仁矣。未可以言仁也。而一息尚存。此志盖有不容以少懈者。尚恐私意



之竊發而敢曰我仁也乎哉。

林子曰。仕者每曰。我非不樂乎道也。而莅官有所不暇矣。士者每曰。我非不樂乎道也。而業舉有所不暇矣。至於農者。工者。商者。亦每曰。我非不樂乎道也。農之工之商之有所不暇矣。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莅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有所不暇。則終食之間亦有所不暇與。又曰。造次必於是。比之終食則又難矣。况莅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其視急遽苟且之時。爲何如也。顧可以違仁而樂道之有所不暇也乎哉。又曰。顛沛必於是。比之造次則又難矣。况莅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其視傾覆流離之頃。爲何如也。顧可以違仁而樂道之有所不暇也乎哉。

林子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終食無違。頃刻不離。戰兢惕厲。日新又新。出門使民。必於是。參前倚衡。必於是。昔者



伊尹之耕有莘。傳說之築。傅巖。太公之釣。磻溪者。適也。而一念之純真。則固不以有莘之耕。傅巖之築。磻溪之釣。而少間也。文王之拘。羑里。周公之困。東山。孔子之厄。陳蔡者。遇也。而一念之純真。則固不以羑里之拘。東山之困。陳蔡之厄。而少間也。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誠能耻其鄉人。而憂其不如舜。則當求舜之所以爲舜者。何如。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孳孳爲善。蚤夜不怠。或不得已。而耕而築而釣焉。則必隨分以事其心也。或大不幸。而拘而困。而厄焉。則必蒙難以正其志也。制外而養中。靜存而動察。去其不如舜。而就其所以如舜者。是舜而已矣。况道不遠人。欲仁。仁至。能果而確。其無難乎。

我未見力不足者

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曰。仁之爲器重。舉之莫能勝也。毛而輶之者。何也。道非



毛也。而人輜之也。器而重之者何也。道非器也。而人重之也。曾子曰。仁以爲己任。夫既任之矣。則未有舉之而不能勝也。故曰。我未見力不足者。

### 朝聞道

或問朝聞道者何道也。林子曰。此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之道也。人能聞道。則性由此盡。命由此立。而所謂不死者在我矣。故夕死而曰可者。豈非所謂身雖死矣。而有所不死者在乎。

林子曰。道有可悟不可聞。道有可聞不可悟。故堯舜禹之所相授受者。允執厥中也。孔曾之所相授受者。吾道一以貫之也。豈非所謂道可得而聞邪。至於所以中。所以一。蓋有無方無體。不可以心思而擬議者。可得而授受。可得而聞乎。然此所謂聞者。聞而能悟也。聞而能悟。則聞爲真聞矣。不有真聞而曰夕死可矣。惡乎可哉。



林子曰。我其聞道乎。而神則自疑於實際之中矣。我其未聞道乎。而魂則常游於一身之外矣。

古人有言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何謂也。林子曰。我生也。而不知我之所以生者。故曰如喪考妣。我生也。而超出我之所以生者。故亦曰如喪考妣。余於是而知釋氏之所謂不死。老氏之所謂長生。孔氏之所謂夕死可矣者。豈非所謂大事既明而超出於生死之外邪。

或問長生有諸。林子曰。余不知有長生。而余之所謂長生者。以無生爲生也。故常道也者。無生也。無生也者。元精而不屬於精。元氣而不屬於氣。元神而不屬於神者。此其所以能長生也。

林子曰。夕死可矣。孔子之常道。孔子之長生也。沒身不殆。老子之常道。老子之長生也。心不生滅。釋迦之常道。釋迦之長生也。



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林子曰。刑者何。刑之也。刑百辟之刑。刑寡妻之刑。懷刑之刑也。惠者何。順也。刑之反也。孟子曰。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又曰。今之君子。過則順之。

吾道一以貫之

時有訪林子於榕之城西僧舍。與林子談及一貫章。一人曰。以一理貫通萬事。真善發聖人之蘊也。一人曰。凡事憑理做去。真爲學之

領要也。林子曰。卽此可以明一貫之道。而爲孔子之的傳可乎。二人對曰。有何不可。信如所言。則一貫之道。子能知之。是又二孔子也。余能唯之。是又一曾子也。卽七十子之賢。未聞以一貫授之者。非聖人之吝教也。穎悟莫如子貢。雖啓之者再矣。而猶未達。何子言之之易。而余唯之之不難也。二人猶不悟。乃曰。非子之高明。其孰能知之。林子於是歷呼諸僧而語之。而諸僧卽應之速。而無疑也。復就



途人而告之。而途人亦應之速而無疑也。由斯而言之。余亦孔子也。而諸僧及途人皆曾子也。何春秋之時得人之難。而今乃友人才之盛也。何諸僧及途人之所知者。而七十子乃反不達也。二人復變其說曰。孔子只言一而門人昧之。朱子益以理字。而萬世唯之。林子曰。孔子何不益以理字。使三千之徒皆得其傳。萬世之下皆知其道。豈孔子闡道之秘不若朱子與。抑孔子教人之心不若朱子與。二人默然無以答。林子又曰。曾子與朱子孰賢。二人卽曰。朱不如曾。然則忠恕之道。子知之乎。幸為我言之。林子三問而三不答。曰。幸毋多讓。卽其所聞知者而言之可乎。二人乃曰。忠者體也。恕者用也。忠存於中。而恕以推之。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於是林子復呼諸僧而語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復就途人而告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豈曾子之學不若朱子。而忠恕之說不如益以理字。



之爲真切明白邪。故由前一貫而觀之。不惟三千之徒不之知。而七十二賢亦且不之知。是仲尼之門之以爲難也。而今乃易之者何與。由後忠恕而觀之。不惟七十二賢能知之。而三千之徒亦能知之。是仲尼之門之以爲易也。而今乃難之者何與。

林子曰。一也者。一也。從未始有一之先。而露出一端倪爾。

林子曰。一之時義大矣哉。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靈也。所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也。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分之爲二。陰陽之根柢也。分之爲五。五行之樞紐也。分之爲八。八八六十四。而爲河圖之數也。分之爲九。九九八十一。而爲洛書之數也。散之爲萬。生生化化。萬物之網維也。蘊之而性。則爲仁義禮



智信也。顯之而倫，則爲親義序別信也。燦之而文，則爲易詩書春秋禮樂也。大哉一乎！斯其至矣。義文得其一，而周易興焉。禹箕得其一，而洪範疇焉。大學得其一，而至善止焉。周茂叔得其一，而太極圖焉。邵堯夫得其一，而經世作焉。老子謂之一者，得一也。釋迦亦謂之一者，歸一也。歸根者，歸此也。復命者，復此也。居安者，居此也。資深者，資此也。建諸天地而不恃，以此而建之也。質諸鬼神而無疑，以此而質之也。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以此而考之。俟之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莫不由此。皇之所以爲皇帝，帝之所以爲帝王，王之所以爲王，亦莫不由此。明此窮而在下，則希聖希天；明此達而在上，則爲君爲相。明此而上觀天文，則日月有常，星辰有紀；明此而下察地理，則山川流峙，動植以生。明此而中考人物，則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故曰得



其一而萬事畢。此三教所同。而聖聖相授守  
一道也。

林子曰。仁義禮智之根。根於心。猶草木之根  
根於土也。草木之根。根於土。則自然暢茂。而  
條達矣。仁義禮智之根。根於心。則自然生色  
而粹面矣。然則草木之既瘁以槁也。則如之  
何。林子曰。亦惟有事於其根焉爾矣。土而培  
之。水而漑之。而根有不復固乎。根既固矣。而  
枝葉有不復暢茂而條達乎。大學曰。心廣體  
胖。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廣。居  
者乎。蓋此心之分量。本若是其大。天下之廣  
居也。能居天下之廣。居則廣大自致。而體其  
有不胖乎。然易之所謂黃中通理。則又不可  
不知也。夫天之生人也。木東金西。火南水北。  
而土則居其中矣。不曰土中。而曰黃中者。以  
黃乃土之正色也。惟此土中也。而一身之條  
理皆可得而通之矣。而下文乃復釋之曰。正  
位居體。美在其中者。黃中也。暢於四肢者。通



理也。卽此三語。其義不旣明乎。或問正位。林子曰。艮所謂思不出其位。孟子所謂立天下之正位。故堯舜之中。天下之正位也。孔子之一者。立天下之正位也。說卦曰。乾爲首。坤爲腹。體亦腹也。正位在坤。故曰居體。鼎象人之身。亦曰正位。凝命。蓋天之所以命於我。而凝聚於黃中之中者。美在其中也。或問暢之之義。林子曰。美在其中。而四肢之條理皆可得而通之者。其暢之之義乎。邵康節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也。譬言之飲食而入於其胃焉。而四肢有不充實者乎。無是則餒。是近取諸身。固可以明暢之之義矣。又嘗譬言之屠叟焉。得其豕之竅而水之。則四肢皆水也。是遠取諸物。亦可以明暢之之義矣。或問發於事業。而爲美之至者。何也。林子曰。以通理之理。以理家。則家得其理。而家肥矣。以通理之理。以理國。則國得其理。而國肥矣。以通理之理。以理天下。則天下得其理。而天下肥矣。故曰美之



至也。然豈惟易之言爲然哉。而中庸之所謂至誠無息。則又不可不知也。中庸之所謂至誠無息者。卽孔子川上之嘆逝者如斯夫。此蓋寂然不動之體。流行不息之機。自然而然。非有所強而然也。故其徵於外而爲美之至也。自能悠久。自能博厚。自能高明。自能載物覆物成物。故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夫我之不貳之與天地同也。故我之覆載之與天地參也。豈特我之覆載之與天地參焉。已哉。造化在吾身。而所謂位育天地之機。則又在於我而非誣也。

林子曰。根心者一也。而生色。而辟面。一以貫之也。黃中者一也。而通理。而事業。一以貫之也。至誠者一也。而載物。而覆物。而成物。一以貫之也。

林子曰。以仁存心。而推之以愛人。以禮存心。而推之以敬人者。忠恕也。然仁禮之根於心。卽仁卽心。卽禮卽心。註所謂聖人之心。渾然



天理者是也。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無有乎非仁而非禮者矣。

林子曰。君子之學。無體不立。無用不行。有體必有用。猶有陰必有陽也。故退藏於密。神明其德者。其體也。魏乎成功。煥乎文章者。其用也。聖人之體之大也。而一以貫之。聖人之用。何如其神也。昔者舜處深山之中。木石與居。鹿豕與遊。聖人之體。蓋有不可得而見矣。及其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者。豈非其蘊諸中者。則固有微妙真機。不可得而測識邪。獨不觀之水乎。洸漾奔騰者。而不知其山下之泉。靜而深也。又不觀之木乎。扶疎挺秀者。而不知其地中之根。深而固也。故善爲學者。明體以適用。而善觀人者。因用以知體。若有體而無用。則其體也必不大。若有用而無體。則其用也必不神。朱子曰。曾子於其用處。蓋已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是朱子之言。先用而後體。而兆恩之意。先體



而後用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所謂一者，非其體與。所謂貫者，非其用與。邵堯夫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經綸起於心上。君子亦惟善事其心而已。事心則體立，體立則用自行。蓋天下之理不外於聖人之心，而寂然不動者，遂通天下之故矣。余林子集中，所謂一貫之旨者，惟欲人先立其體，以適於用已爾，而非他也。

曾子曰唯

林子曰：古先聖賢所相授受，有不在於言語文字者。故謂之別傳。然而別傳也者，其別有所傳乎？其傳而無所傳乎？然而非真有所於傳，非真無所於傳者，別傳也。故別傳也者，無傳而有傳也。余嘗考之孔曾矣。一以貫之者，聖人之別傳也。而心相感通之下，則自有真機存乎其間者。卽在孔子且不知其所以教，而在曾氏亦不知其所以唯矣。夫曾氏之傳，旣曰得其宗矣，顧乃不能善發聖人之蘊以



教人。而但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何與。然當孔曾授受之時。而門人則固在焉。誰不與聞。而又奚待於問也。蓋機有未契。是雖孔子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非孔子者乎。余於是而知聖賢之所相授受者。誠不在於言語文字。抑亦別有所傳。而非夫人之所能知也。余故曰予欲無言者。聖人之至教也。

或問曾參之唯。豈非所謂契其機邪。而孔子必先呼其名者。何也。林子曰。此所以觸其機。而使萌也。其機既萌。則卽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者。蓋直指其機之萌者如此也。而曾參之唯。豈非能契其機邪。然而機也者。乃所以通天地人物而一之者也。故我能契其機焉。則天地人物之機。我得而握之矣。微乎其微。不可測識。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然其機之相為感通也。不惟無內無外。亦且無後無先。若堯舜之於湯。湯之於文王。文王之於孔子。後先相去。則固若是。



其遠矣。而其所以聞而知之者。豈其有所於傳邪。抑豈其無所於傳邪。故能明乎無傳有傳之機。則後先之遠。誰得而限之。或者愕然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然古今特旦暮爾。而又况聖人之機。流通於天地人物。而未嘗有暫息者乎。又問何者是聖人之機。林子曰。天地人物之機。聖人之機也。聖人之機。我之機也。故我有所觸而契其機焉。是亦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而天地人物啓我以機也。

豈必遊於聖人之門。親炙輝光。然後能契其機邪。然機也者。無天無地。無久無物。無非此機之所流通。但天地人物。日啓其機以示人。而人莫之知也。夫機則固若是其微矣。以此教人。豈不令人疑畏而自阻邪。林子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異教。抑亦先觸其機而使萌爾。若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者。乃所以觸其機也。故曰躍如。又曰。吾如有萌焉。何哉。余於是而知有萌之機。躍如之秘也。躍如之秘。戚戚



之心也。而孔子之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莫非所以因其機而利導之爾。

耻躬不逮

林子曰：夫道貴體之於身，得之於心，見之於行，不體之於身，不得之於心，不見之於行，而徒騰口說者，非也。程明道曰：王氏之於道，只是說耳。譬之繞塔說相輪，非真有道者也有道者，言自分明，獨不觀古之聖賢乎？古之聖賢，每曰中矣，每曰一矣，每曰誠曰敬矣，非徒漫爲口說以欺人也。實以其體之於身，得之於心，見之於行者，然後乃敢出其言以垂訓。天下萬世也。後之學者，不知其中之謂何也。而曰如此而爲中，如此而爲非中，又不知其一之謂何也。而曰如此而爲一，如此而爲非一，又不知其誠與敬之謂何也。而曰如此而爲誠，而爲敬，如此而爲非誠，而爲非敬，其說雖長，徒以馳騁其口耳之私耳。而言不分明，其能體之於身乎？不能體之於身，其能得之



於心乎。不能得之於心。其能見之於行乎。內以欺已。外以欺人。不謂王氏之經學以病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曰。浩然之氣。難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又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諸生試體之於身。何者而爲浩然之氣。何謂難言。何者謂之至大至剛。何者謂之直養無害。何者能塞乎天地之間。何者謂之我。何者謂之萬物皆備於我。何者謂之反。何者謂之身。何者謂之誠。而樂莫大焉。蓋必其先體之於身。然後能得之於心。不體之於身。而能得之於心者。未之有也。必其先得之於心。然後能見之於行。不得之於心。而能見之於行者。未之有也。程子繞塔相輪之說。亦可以深長思矣。

子使漆雕開仕

林子曰。開非不仕也。使其能信。則亦仕矣。若曾點者。其殆未聞不仕無義之旨乎。

吾未見剛者



逢時生問何謂金丹。林子曰。操持此心。久而不渝。天理常存。欲不能屈。譬如金之堅利。能斷一切物也。道家亦謂之鐵漢。佛氏亦謂之金剛。一刀兩斷。立定脚跟。更不回頭。無復顧念。此孔子之所以思見剛者。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林子曰。道其有所於聞乎。聞而無所於聞也。性其有所於見乎。見而無所於見也。道若有所於聞也。性若有所於見也。則是性與天道也。則皆屬於見聞矣。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而况可得而見乎。

林子曰。性與天道。皆備於吾心。堯舜之中。吾心孔子之一矣。易曰。盡性至命。而人之性。物之性。天地之性。亦皆備於吾心。堯舜之中。孔子之一矣。然有命而後有性。性既不可得而言矣。而况命乎。而所謂命者。何有於人。何有於物。何有於天地。而無所不具焉者也。其曰天道者。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也者。自然



而已矣。性命於天道率乎性。夫誰得而言之。既不得而言之。則亦誰得而聞之。若子貢則求之言矣。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須菩提曰。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須菩提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云何讚歎。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林子曰。無說無聞。一天機之相爲感也。故授者以天說。不以言。受者以天聞。不以耳。可謂心相契而神相通矣。故曰天。

林子曰。說者其有所於說乎。有說而無說也。說者其無所於說乎。無說而有說也。聞者其有所於聞乎。有聞而無聞也。聞者其無所於聞乎。無聞而有聞也。要之說不以言。聞不以耳。而真機之相爲感通者。蓋有不可以心思而測量之矣。

未知



林子曰。未知焉得仁。蓋仁道至大而聖人之所罕言者。令尹子文。陳文子。得而知之乎。夫仁且未之知矣。而以仁許之。可乎哉。

願聞子之志

林子曰。自度而不度人者。羅漢果也。未先自度。先要度人。而其誓願之大。雖曰能盡度世間人矣。而其心猶然以爲未至者。佛果也。夫豈惟釋氏。而所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佛果也。善而無伐。勞而無施。車馬輕裘。共敝無憾。顏淵季路之羅漢果也。禹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由已饑之者。佛果也。若當其時。則有巢父許由。豈不曰清風之足以襲人哉。而獨修一身以爲高且潔者。羅漢果也。

雍也可使南面

林子曰。可使南面者。可使之南面。以聽用於天子也。論語曰。子使漆雕開仕。又曰。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又曰。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使



之義一也。又曰可使治其賦。又曰可使爲之  
宰。可使之義一也。若他諸徒之才。或可仕於  
大夫者有之。或可仕於諸侯者有之。至於仲  
弓之德行。殆非他諸徒所能及矣。故曰可使  
南面以聽用於天子。此亦用才之道也。大抵  
聖人之道。達而在上。而爲天子焉。而爲諸侯  
焉。而爲大夫焉。則舉賢才而用之。用之以治  
天下。用之以治其國。用之以治其家。窮而在  
下。而爲師焉。則養賢才而使之。以其才可用  
之於天下也。而使之聽用於天子。以其才可  
用之於其國也。而使之聽用於諸侯。以其才  
可用之於其家也。而使之聽用於大夫。窮達  
雖殊。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則同矣。

朱子註曰。仲弓爲人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  
夫仲弓則居敬行簡矣。而簡字且勿論。其曰  
寬。曰洪。曰重。曰有人君之度。則亦從何所據  
而云然乎。

有顏回者好學



或問顏子謂之復聖可乎。林子曰。惡乎可哉。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此蓋棺之定論也。夫所謂好學者。好之而未得。學之而未能也。孔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若聖人者。樂且忘矣。而况好乎。且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而顏子則不免有怒。特不遷爾。聖人能立無過之地。而顏子則不免有過。特不貳爾。不遷不貳。乃回之真切着實工夫者。好學也。余嘗擬之經生云。經義既明。論策既工。謂之有學。則可。謂之好學。則不可。蓋既得其道。而中道者。聖人也。經義未明。而思以明之。論策未工。而思以工之。謂之好學。則可。謂之有學。則不可。蓋未得其道。而學道者。賢人也。若顏回者。賢人也。未見其止也。然所謂止者。堯之安汝止。艮之止其所。大學之止至善者。止也。止也者。主一無適者。敬也。而所謂惜乎者。非以其既死之後。故孔子惜之邪。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好學且不可謂之



知矣。而可謂之聖乎。

或曰。顏子復聖。古今之定論也。而子則以爲賢人者何也。林子曰。不惑可以爲聖乎。曰。未可也。知天命可以爲聖乎。曰。未可也。然則如何而後可以爲聖也。曰。耳順不踰矩者聖也。夫孔子大聖人也。至六十方耳順。七十不踰矩。是作聖之功。孔子猶且難之。若顏子三十而卒。槩孔子而立之年矣。豈其耳順不踰矩。能先孔子。而作聖之功。固若是其速哉。

或曰。禹稷顏回同道。由孟子之言觀之。則顏回且與禹稷等列矣。而子以爲賢人也。豈孟子之言有不足信與。林子曰。余惟信孟子之言而已。孟子曰。孔子賢之。孔子賢之。而後人乃以爲聖也。何與。載觀冉牛閔子顏淵。具體而微矣。具體而微。而可以爲聖乎。具體而微。而可以爲聖。則冉牛閔子。亦可以爲聖乎。此孟子之所以姑舍是。而願學孔子者也。

與爾隣里鄉黨



林子曰。達則大賚四海。窮則與爾鄉黨。皆布施之義也。以此爲福田利益。則非矣。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林子曰。仁根於心。而心不違仁者。事心之法也。若自顏子而下。日不違仁。月不違仁。已云至矣。

求也藝。

或問冉求藝者。列之政事之科。而孔子每曰於從政乎。何有。後仕季氏聚斂。且爲之謀伐。顏吏者何也。林子曰。始而曰從政乎。何有者。蓋不過卽其才而稱之爾。孔子之天地無心也。終而曰非吾徒也。無乃爾是過與。蓋不過卽其失而攻之爾。孔子之天地無心也。林子曰。求也爲季氏宰。而賦粟倍他日。豈聖人之教有未至與。

命矣夫。

或以病造林子。而求所謂孔門心法者。林子笑曰。顏子三十二而卒。而伯牛之疾。則曰亡



之命矣夫。豈其不知孔門心法邪。譬之草木。有根則生。無根則死。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余惟小試而利導之。庶有微效。或足以興起其爲賢作聖之心。亦或足以發明體胖根心等章。殆非孔曾思孟罔人之語爾。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何謂也。固有不及待生而存。而自有不死者。在焉。然此自其旣聞道者言之。而初學之士。亦惟從生死關頭。不貳心始。中庸曰。居易以俟命。孟子曰。行法以俟命。又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夫命之懸於天也。不可得而易焉。而貳之者。惑也。故余之所謂去病者。蓋以去其所以害我。尺寸之膚也。而身斯不病矣。余之所謂作聖者。蓋以去其所以穢我。清明之躬也。而心斯不病矣。然去病之與作聖。非有二道也。余每以體胖生色之餘緒。以少試之。貧且病者。而豈有他哉。蓋欲知余之學。內有所主。庶幾得以倡明義黃堯舜湯文周孔之道於



天下萬世也。豈曰去病云乎哉。故居易行法。修身以俟。不惟不貳心於生死之際。亦且不貳心於疾病之間。以善吾生。以善吾死。而作聖之功。夕死之可。亦不外是矣。若夫大而不得釋然於生死之際。而以生死累其心。小而不得釋然於疾病之間。而以疾病累其心。內無所主。安能適道。殆非余之門弟子也。甚而至於以病而來。而病愈之後。諸凡有非義之事。亦或冒而爲之。余不知其昔日所焚三啓。是皆生人之戒。行人倫日用之常經也。乃今尚能記憶之否也。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林子曰。昔者子夏之學於仲尼也。而仲尼不假蓋者。何也。且其論交也。則曰其不可者拒之。而朱子謂其言之迫狹也。豈非其儒之硜硜哉。故曰無爲小人儒者。大之也。

林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者。小人儒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者。大



人也。君子儒也。

林子曰。通天地人曰儒。而一體乎萬物者也。故儒也者。需也。從人從需。爲人所需者。儒也。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孔子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也。豈特孔子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哉。三皇以其皇爲人所需者。皇而儒也。五帝以其帝爲人所需者。帝而儒也。三王以其王爲人所需者。王而儒也。亦豈特皇帝王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哉。天以其無不覆幬爲人所需。天亦儒也。地以其無不持載爲人所需。地亦儒也。由此觀之。儒也者。合天地皇帝王而一之者也。孔子之儒。統天地皇帝王而一之者也。惟其統天地皇帝王而一之。故其爲萬世一人。萬世之一大儒也。林子曰。世之儒者。專事於威儀文辭之際。而不知根本工夫。真實學問。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鮮功也。若能反之心性之內。而求之本原之地。斯不謂之儒邪。至於二氏者。流專



人也。君子儒也。

林子曰。通天地人曰儒。而一體乎萬物者也。故儒也者。需也。從人從需。爲人所需者。儒也。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孔子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也。豈特孔子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哉。三皇以其皇爲人所需者。皇而儒也。五帝以其帝爲人所需者。帝而儒也。三王以其王爲人所需者。王而儒也。亦豈特皇帝王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哉。天以其無不覆。轉爲人所需。天亦儒也。地以其無不持載。爲人所需。地亦儒也。由此觀之。儒也者。合

嘉靖甲寅春正月元日門人泉南黃大本

謹撰

萬曆己亥仲秋望日

門人詹國宰梓

才矣。務本工夫。真實學問。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鮮功也。若能反之心性之內。而求之本原之地。斯不謂之儒邪。至於二氏者。流專







以離塵超俗爲高。不以嗣續綱常爲大。此其所以與儒者異也。若能不以蓬島之旨求之海外。而求之吾身。不以淨土之旨求之西方。而求之吾身。不離日用之間。率循常行之道。不荒唐。不枯槁。是亦儒者而已矣。

行不由徑

林子曰。平平大道。譬之康莊。一偏之學。譬之曲徑。故道家謂之旁門。釋氏謂之外道。曲徑之說也。

林子曰。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何以謂之好徑。徑者。大道之反也。以此大道以爲已。而天德在我矣。以此大道以爲天下。而王道在我矣。以此大道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以此大道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而論語所謂行不由徑者。豈非所謂志於大道之甚夷者乎。

人之生也直

林子曰。人之生也直。蓋此心元在於我之真。



去處而本直也。而直養無害。乃所以復其人  
生之本始之本如是也。

柯生幹問幸免之義。林子曰。余今以果實之  
仁。爲汝而設言之。譬之已蠹之仁。而自矜其  
味之甘美矣。而爾以爲甘美之味能久存乎。  
故與其自矜乎甘美之味。而孰若自全其生  
生之仁。生生之仁。萬古而不息矣。然我此身  
之重。豈曰果實之甘美邪。孟子曰。飲食之人  
無有失也。則其所養。豈特尺寸之膚哉。故身

可存也。仁可成也。二者得兼而有之。豈非君  
子之至願邪。至於不得已之時。臨患難之際。  
存其身可也。而不能不害乎仁。成其仁可也。  
而不能不殺其身。於此二者。而權其輕重焉。  
故寧殺身以成仁。毋寧害仁以存身。孔子所  
謂顛沛必於是也。至於微服過宋。而又能以  
身爲重者如此。故比干之死。以其可以死而  
死。死之以成仁也。微子之去。以其可以無死  
而不死。不死之以成仁也。不謂之萬古之一



大公案邪。然死非難也。死而能成其仁之爲難也。而召忽之諒。豈非其不知果實之甘美。而反不仁其身與。柯生又問曰。比干之死。豈曰能仁其身邪。林子曰。剗心之際。而身中之仁。其不萬古而久生邪。故殺其身矣。而有以仁乎其身。可也。殺其身矣。而反有以不仁乎身。不可也。然而殺其身矣。而何以仁我之身。林子曰。豈必其身之長存。而後謂之久生哉。蓋成我之仁。乃所以仁我之身也。久死可矣。萬古不滅。

中人以上

林子曰。論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夫三千之徒。可與之言。而語上也。可得而數矣。况後世乎。中庸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由是觀之。非有中人以上之質。而不能與言也。明矣。非有聰明聖知之資。而不能



使知也明矣。又焉可以性與天道。曰利曰命。曰仁。槩責之中人以下。不可與言者流乎。記曰。知聲而不知音。鳥獸是也。故音也者。不可以與鳥獸而使知之也。又曰。知音而不知樂。衆庶是也。故樂也者。不可以與衆庶而使知之也。然則何以謂之樂也。天地同和而無聲之樂。不可以知而知。以聞而聞也。張子厚曰。以衆人望人則易從。余於是而知釋迦之釋。卽孔子所謂不可使知之道也。能悉群天下萬世而釋之乎。否邪。老子之道。卽孔子所謂不可使知之道也。能悉群天下萬世而道之乎。否邪。夫旣不能悉群天下萬世而釋之道。而釋迦老子。而必以釋。必以道。必以不可使知之道。以教天下萬世。胡爲也哉。蓋天生孔子。乃爲世間計也。不有孔子。而所謂民可使由者。其孰能使之由。而與天下萬世所謂凡民者。而共由之者乎。釋迦老子。乃爲出世間計也。不有釋迦老子。而所謂不可使知者。



其孰能使之知。而與天下萬世所謂豪傑之士而共知之者乎。然豪傑之士固不世出。而所謂道釋者流。豈其盡皆豪傑之士哉。此余之所以歸儒宗孔者。蓋寔欲以世間法。以與世間人道。庶不叛於孔子之教。易知而易從。爾。既易知矣。既易從矣。然後方可以曰利。曰命。曰仁。語之未晚也。豈非聖人有漸之教邪。林子曰。釋氏亦有以戒定慧接大根智者。則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亦有以戒定慧接小根智者。則曰諸惡莫作名爲戒。諸善奉行名爲慧。自淨其心名爲定。

### 仁者壽

林子曰。孔子之壽。仁者壽也。故曰天真自性元不亡也。若以身之生死爲生死焉。是以死壽而貳其心也。又曰。仁則心生。身雖死不死也。不仁則心死。身雖生不生也。說者曰。精神順軌而不亂。血氣凝固而不搖。



或又以壽身壽國言之。似入於養生者之家矣。孔子豈其然哉。昔者孔子嘗以果實之仁名心。謂心之生生不息者仁也。今以果實之仁言之。伏其實於地。而芽之樹之。條之華之。而復實之。則其實也。殆不可以億萬計。然其一實一仁也。又各以其實而伏之於地。而復芽之。而復樹之。則其樹也。殆不可以億萬計。各復條之。各復華之。各復實之。則其實也。豈曰萬之萬。億之億。焉已哉。然其一實一仁也。若孔子仁也。芽其實於三千之徒。而三千之徒。雖未必盡得孔子之道也。然其一人之身。一孔子之仁也。由孔子至於今。不爲不久矣。而願學孔子者。亦不可以億萬計。是雖未必能得孔子之道也。然其一人之身。一孔子之仁也。自今伊始。至於天壤旣敝之時。而願學孔子者。又豈特萬之萬。億之億。焉已哉。是雖未必能得孔子之道也。然其一人之身。一孔子之仁也。此其所以爲仁者之壽乎。有志於



仁者其細思之。甚毋以其身之壽爲壽。而流入於養生之家。使孔子之仁有未明於天下萬世也。噫。

林子曰。由其身而先之。而仁則先其身而先焉者也。由其身而後之。而仁則後其身而後焉者也。又曰。由天地而先之。而仁則先天地而先焉者也。由天地而後之。而仁則後天地而後焉者也。此仁者之壽。固不與其身相爲存亡。亦且不與天地相爲終始者。此孔氏夕死可矣。長生之學也。

君子可逝也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當是時也。何待於思。何待於慮。而亦何暇於思。何暇於慮也。然而從之者。不其愚乎。故於此而無所於思。無所於慮。不可也。論語曰。可逝也。不可陷也。此蓋自有天則者存焉。順而應之者。聖人也。

博學



或問博學之旨。林子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者。學於人。以爲學也。誦其詩。讀其書。是以論其世者。學於古。以爲學也。要之學於人。學也。學於古。學也。不過欲以善事其心矣。豈其多聞多見。富於記誦者。而後謂之博學哉。

林子曰。昔有風奴者。奴於王侯之家。有顛氣。人咸以風奴呼之。風奴每誇於人曰。我奴也。雖貧且賤。而所見聞者。則盡富貴也。又嘗與他王侯家奴鬪。其富貴。而不知其非己有也。若夫以人之見爲己之見。以人之聞爲己之聞。又且訑訑。然而自侈其美者。是亦風奴之富貴也。故曰。世人心。止於見聞之狹。見聞之狹。難以體道。豈其所謂孔門心法。以尊德性。而爲孟子自得之學哉。

林子曰。德性之知者。心知也。若不知有所謂心法。而馳其心於外焉。則是人也。未有不矜其冊子之緒談。而自以爲知也。冊子曰。人性



皆善。而是人也。亦曰：人性皆善。用子曰：求其放心。而是人也。亦曰：求其放心。至於所謂一。所謂中。所謂誠與敬者。是皆用子之緒談也。如此見解。將以欺人乎。抑以欺已乎。有志者其試思之。

或曰：六經非用子與。林子曰：用子莫大於六經。六經亦用子也。而孔門心法存乎其間矣。故誦六經者。非徒誦其辭章焉已也。蓋必求其所謂心法。曰：一曰：中。曰：誠。曰：敬。以尊德性。以復吾心之聖人也。

古人有言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由是觀之。唐虞以來。未有所謂用子者。而聖人何其多也。三代以後。用子既繁。而聖人之不多見者。何與。此德性之知。見聞之知。所由以異也。張子厚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若徒口誦其言。而不知有所謂心法焉。雖日玩索。竟亦何爲。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是也。



約之以禮

林子曰。約禮之禮。復禮之禮也。張生洪都問曰。何者謂之約。林子曰。天地之道。易簡盡之矣。故博我以文者。聞見之知也。何其繁且難也。約之以禮者。德性之知也。何其簡且易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豈非博學詳說以求知此至約之地也。至約之地既已明矣。然後方可以修道之仁而居乎其

中矣。故曰居仁。以我自有之仁。而居於我至約之地。何其易也。故曰居易。夫居之固甚易矣。不博學。不詳說。又惡知我至約之地而居之乎。宋儒嘗有言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但惟存之而已。而居仁之功。何其易邪。禮以約之。以復吾所性之固有也。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林子曰。以約失之者。鮮之約。曾子守約之約。將以反說約之約。與夫守約而施博之約。皆所謂約禮之約也。約也者。約也。不謂之以我



之真種子。而居之於我之真去處者。約邪。至簡至易。而冒天下之道。固在我矣。故堯舜名之爲中而執之也。孔子名之爲一而貫之也。易曰同歸而殊塗。而殊塗則同歸於此矣。一致而百慮。而百慮則一致於此矣。

林子曰。天下歸仁。而仁則歸於我之天下矣。中心安仁。而仁則安於我之中心矣。故天下也者。中心也。以此而歸仁。而安仁。豈不謂之至約而至易乎。

子見南子

林子曰。見南子者。禮也。而子路不悅者。何也。豈聖人之心。有不白邪。卽不白矣。聖人固無損也。而必矢之者。何也。聖人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而况矢乎。

何事於仁

林子曰。何事於仁者。何事於博施以爲仁也。故事仁於外也。博施其大矣。事仁於心也。約禮其要矣。



述作

林子曰。經傳尚矣。而古先賢聖。乃以其自性。真經而文字之。經之以爲經。傳之以爲傳。以教天下萬世。而所謂不可使知。與可使由者。咸備於經傳。夫孔曾思孟之傳。既皆本於自性之真經矣。謂之作可也。謂之述不可也。然而孔曾思孟亦自以爲述矣。故曰述而不作。孔子之謙辭也。余昔嘗竊論之。曾論者。經也。學庸七篇者。傳也。余每語人。則未有以余之言爲不然也。

竊比於我老彭

林子曰。仲尼所嚴事者老聃。所竊比者老彭。漢疏論語所稱老卽老聃。彭乃錢鏗也。

默而識之 識悉音

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而莊子曰。去識是與。林子曰。詩稱文王不識不知。莊子曰。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冥冥者。默默之義也。廣成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不謂之冥冥。



昏默之中。則自有真識者在乎。故真識不識。不識者識。若也不識真識。而求知於耳目。以爲識焉。則未有不蔽其虛明之本體也。故曰去識。識俱悉音

### 德之不修

林子曰。德之不修。由於學之不講。學之不講。由於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故徙義改不善。乃所以講學以修德也。

林子曰。德之不修。以修此吾心常明之德也。學之不講。以講此吾心常明之學也。

林子曰。遷善也者。有善則遷。以復此常明之本體也。改過也者。有過則改。以去此常明之障蔽也。

林子曰。性本善也。而改過乃所以遷善也。六祖壇經亦曰。常自見已過。與道卽相當。又曰。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孔子曰。過則勿憚改。又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由此觀之。改過遷善。而儒佛



之教有不同與。

申申如也。

或者以檢束之嚴果足以病道與。林子曰。心本活潑。道曰自然。故外無安舒之適。則內無自得之真也。余於是而知文王之雖雖。孔子之申申。自能與心而相忘。與道而爲一矣。

志於道。

林子曰。古人之學。槩有其四。有曰志於道者。有曰據於德者。有曰依於仁者。有曰游於藝者。大道生問志道。林子曰。此言志。非士志於道之志。而有修之之功也。亦非苟志於仁之志。而有求之之法也。大道曰。願聞其人。林子曰。天性渾全。不假修習。則堯舜其人。孟子所謂性之者是也。故道體無爲也。自然而已矣。而堯舜之性之。亦無所爲。自然而已矣。鄭生焜問據德。豈非脩爲以復其性。而所謂湯武反之者。然而何以謂之據也。林子曰。德得矣。而猶恐失之者。能無據乎。故據也者。持



而守之。而不敢須臾違也。

林子曰。道者自然也。心與道而爲一。道與心而相忘。故曰。上德不德。不德之德。何待於據。然此所謂德者。行道而有得之德也。據字。只何等着力。此便是落第二義。

或問依仁之仁。林子曰。仁之道非一。孔子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又曰。復禮爲仁。天下歸仁。又曰。仁之爲器重。爲道遠。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古今言仁。莫有先於此矣。若夫易經。仁者見之之謂仁。論語孝弟爲仁之本之仁。管仲仁者之功。而子貢之博施濟衆。是皆求仁於外也。豈非失德後仁。倣之傍之。而依之者。仁與。

### 自行束修

孔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林子曰。束。約束也。修。修治也。若不能約之。規矩之中。以修其身。則聖人安所施其教乎。



伯夷叔齊何人也

林子曰。武王之伐紂也。而孟子則曰。聞誅一夫紂矣者何也。天絕之也。天絕之者何也。兵絕之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此萬世之定論也。然當其時。且不能信於夷齊之賢人者何也。夷齊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則將何以答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應變之權也。

樂在其中

林子曰。中也者。中也。堯舜所允執之中也。而所謂樂者。豈非從未發中發出來乎。故曰樂在其中者。孔子之真樂也。而非有所假於外也。

學易

林子曰。易以道性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五十可以學易。五十而知天命也。

憤悱

林子曰。何者謂之憤。憤也者。憤也。憤恨之義。



也。何者謂之悱。悱也者。悱也。而非其心之所安也。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故不能如舜。不免鄉人。能無憤乎。殆非有志之士之心之所安也。

### 發憤忘食

林子曰。發憤之旨。卽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也。發卽啓也。是皆所謂因其機而利導之爾。故憤有未啓。悱有未發。此孔子之所以憂也。憤旣啓矣。悱旣發矣。而孔子之心能無樂乎。甚而至於忘食。又且不知老之將至此。孔子誨人不倦。無已之盛心也。

### 生而知之

林子曰。以孔子之聖。而猶曰志學。豈其生而知之者。性生邪。虛靈中啓。自有真知。故曰生知。所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也。

林子曰。孔子之所謂生知者。豈非真知無知。自性而自知邪。

子不語怪



古先聖王固天下後世不可以幾及矣。而後人每神其說而竒其迹。入於誕而可怪者衆也。若少皞星虹華渚之瑞。顓頊瑤光貫月之祥。修己背圻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二龍繞室。五星降庭等語。不錄可也。嘗觀共工氏頭觸不周山崩。女媧氏戮之。因煉五色石補天。載觀堯使羿繳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或曰。不其怪與。林子曰。如以其辭。謂之怪可也。苟逆其志。謂之怪不可也。或問何謂也。林子曰。共工傲亂天常。竊保冀方。此所謂頭觸不周山崩。取譬言之辭也。天經地義爲之。民滅不謂之。天柱折。地維裂乎。五色石者。五常之喻也。煉五色石者。復五常之性也。五常復則地平而天成矣。故曰補天。若夫射也者。以此德也。堯有峻德。而天變頓消。如繳之射之。之速也。十日竝出。甚言陽之亢極矣。故曰焦禾殺稼。是恒陽而僭亢之災也。凡此皆指帝摯之荒淫而言之。時日害喪之義也。昔有長於



文枝者。率多寓言。間以奇語。讀者不以辭害  
意。斯爲得之。故謂天可得而補也。山可得而  
觸也。風可得而繳也。日可得而射也。而信之  
者。愚也。謂天不可得而補也。山不可得而觸  
也。風不可得而繳也。日不可得而射也。而辯  
之者。亦愚也。昔有鑿井。而曰吾得一人焉。或  
信而往觀之者。有之。或不信而往與之辯者。  
有之。夫六經之道。雖曰燦如日星矣。然而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况其言古而邃。而其意遠  
而微者乎。故鑿井而得一人焉。是亦雲漢之  
遺旨也。而天下後世。有不往觀而往辯者。抑  
寡矣。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

林子曰。金剛經曰。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  
菩薩。善付囑諸菩薩。孔子所謂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也。川老頌曰。如來不措一言。須菩提  
便興讚歎。斯爲得之。故孔子有言矣。則自有  
至理者在焉。而二三子則默而會之。於有言



之表可也。孔子無言矣。則自有至言者在焉。而二三子則默而會之。於無言之中可也。若二三子者。既不知有言之至理。又不知無言之至言。孔子亦且柰之何哉。論語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而目擊道存之下。則又不在于言。不在於隱矣。道其可得而言。可得而隱哉。林子曰。不知道者。則以道隱於無言。而知道者。則以道隱於有言。余於是而知有言者。而未始有言也。無言者。而未始無言也。道其可得而言乎。道其可得而隱乎。

論語曰。約之以禮。七篇曰。引而不發。此乃孔子所謂予欲無言。吾無隱乎爾之微機也。會得此機。卽當有所自得於心。所謂能者從之是也。故曰。中道而立。而卓爾躍如之。真機在我矣。由是觀之。則所謂至道者。豈聖人所得而言。亦豈聖人所得而隱之者乎。林子曰。夫道豈必待言而後顯。而上智之士。



豈必待言而後知哉。故伏羲八卦而文王重之矣。大禹九疇而箕子演之矣。世代之相去何其遠也。而聞知之下自有心相感通者在焉。余於是而知傾蓋目擊。孔子之無言也。而愚魯之授受則言矣。言之不其罕乎。而不可使知之道則又焉得而言之而使之知邪。釋氏嘗有言曰。與汝言者。卽非密也。此孔子之所以欲無言也。而無隱之機。豈在言傳。故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材子曰。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不可使聰也。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不可使明也。常人無以與乎不可使知之道。不可使聞也。余於是而知予欲無言。孔子之至言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之真知也。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若二三子則求之言矣。求之知矣。求之聞矣。求之於言。而卒不可得而言。求之於知。而卒不可得而知。求之於聞。而卒不可得而聞。不知反而求之。而必



索之言語之末焉。安得不謂聖人之教之有  
隱也哉。

知之次也

林子曰。聖人之知。無知者也。賢人之知。有知  
者也。有知則有所不知。無知則無所不知。  
林子曰。見聞之知。非不美也。而孔子亦謂之  
知之次矣。但以見聞之知。而措其心焉。則德  
性不尊。德性既不尊矣。則安有所謂德性之  
知邪。若所謂德性之知者。豈非其能執堯舜  
之中。貫孔子之一。而得其所謂真消息者。曠  
世相感。以續其道統之傳邪。

與其進也

林子曰。與其進。不與其退。歸斯受之矣。豈其  
有已甚之行邪。下三句重潔已字。故互鄉之  
進也。豈其無潔已之心哉。我則不爲已甚。從  
而與之。安知其不爲聖賢乎。公山弗擾之召  
也。豈其無潔已之心哉。我則不爲已甚。從而  
往之。安知其不爲東周乎。故孔子處之而設



科也。不必皆才子弟也。歸斯受之矣。出之而  
行道也。不必皆明君也。召斯往之矣。

黃生對問曰。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  
互鄉之難與言也。亦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與。林子曰。人皆可以堯舜也。特未聞堯舜之  
道爾。若聞堯舜之道也。安知其無豪傑之士  
出於其間乎。此孔子之所以與其進也。雖然。  
以堯舜之聖。而有丹朱商均焉。豈非下愚之  
不可移邪。然聖人終不忍以薄待天下也。故  
曰。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歸斯受之而已矣。

我欲仁斯仁至矣

夫仁不在外。而孔子則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者。何也。豈所謂仁至者。非以其仁從外至邪。  
林子曰。心本仁也。心之蔽於物而違仁也。心  
既蔽於物而違仁。似若仁之去我也。撤其物  
之蔽。則心之仁即此而在矣。心之仁即此而  
在。似若仁之去我者而輒至也。故不曰至而  
曰斯至。夫至曰斯至。豈非我自有的。我自復



之。而若是其速哉。

或問欲仁仁至。豈非釋氏所謂當下成佛之義。與。林子曰。欲之而卽至者。蓋以驗吾心之仁。我之所本有也。而非謂當下之頃。卽可以得仁而成仁也。

### 聖仁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或問何者謂之聖。何者謂之仁。林子曰。心之神明不測之謂聖。心之生意不息之謂仁。此言心乃中心之心。易所謂何思何慮之心也。聖得此以靈。仁得此以生。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堯舜豈易爲邪。林子曰。得其門而入。雖易而入。其域而優則難。又問所入之門之易。而優入其域之難者。何邪。林子曰。心之精神之謂聖。聖卽心也。而心固在我矣。聖之存主之謂心。心卽聖也。而聖亦在我矣。余故曰。得其門而入者易。心雖在我。而分量廣博之如地。不可得而盡也。聖



雖在我而至德峻極之猶天不可得而躋也。余故曰入其域而優者難。然仁與聖一也。知仁則知聖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何其易也。其曰仁之爲器重。爲道遠。舉之莫能勝也。行之莫能至也。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爲仁致一之功。又何如其難邪。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何其易邪。其曰夫聖孔子不居。惡是何言也。又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由此而美而大而聖而神。是作聖積漸之功。又何如其難邪。

林子曰。以其聖與仁也。而不可無從入之門焉。則曰入門。以其聖與仁也。而不可無事心之法焉。則曰心法。然而所謂事心之法者。豈非其所從入之門邪。

或問其仁如天。聖不可知。豈非所謂儒教之極則。最上之一乘邪。而其所從入之門。願夫子明以告我。林子曰。由志仁而任仁。由任仁



而至於如天之仁者。極則也。而志仁。而任仁。豈非所謂爲仁之心法以入門與。由有恒而君子。由君子而至於不可知之聖者。極則也。而有恒。而君子。豈非所謂作聖之心法以入門與。

### 恭而安

林子曰。孔子之所謂恭而安者。豈不以恭之見乎其外者。乃禮之主乎其中也。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

### 啓手啓足

林子曰。生我之形者。父母也。而媾精化生之際。自有一點元神存乎其間者。天地生生之自然也。易之所謂乾稱父。坤稱母。蓋謂是爾。故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參之啓手啓足。孝子事父如事天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堯舜之神氣歸天。仁人事天如事父也。

### 仁以爲己任



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或問何謂也。林子曰。仁道至大。而天地非仁。無以覆載。而其所覆之載之者。天地之仁。我之仁也。日月非仁。無以照臨。而其所照之臨之者。日月之仁。我之仁也。故仁則能仁而無不愛也。仁則能義而無不宜也。仁則能禮而無不敬也。仁則能智而無不知也。夫仁則統乎義而禮而智矣。而與義也。禮也。智也。又列而四之者何也。林子曰。仁而能仁。能義。能禮。能智者。是乃仁道至大。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曾子之所謂任重者。以任此仁道之重也。乃若樊遲問仁。而孔子則曰。愛人。管仲器小。而孔子則曰。如其仁。載觀之。繫辭有曰。仁者見之。之謂仁。皆非曾子所謂任重之仁也。袁生希朱問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豈其仁者果能一體乎。天地一體乎。萬物邪。林子曰。天地亦性此仁也。而聖人能以所性之仁。流通於天地。不謂之天地之仁。皆我之仁。



邪。萬物亦性此仁也。而聖人能以所性之仁流通於萬物。不謂之萬物之仁。皆我之仁邪。

民可使由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謂也。林子曰。若三綱。若四業。文行忠信。詩書執禮。皆所謂可使由者。易知而易從也。而曰利曰命曰仁。曰性與天道者。非所謂不可使知之道者乎。若或以不可使知之道。而強人以必知。以必從。以厚望天下萬世。則天下萬世。其有不驚不怖。而重其疑畏之心邪。

已巳之春。有二方生。來訪林子於武夷之止菴。林子與之語者終日。喜而謂林子曰。領子所談。可謂能得三氏之微矣。而曰道一教三。則雖聖人復起。莫之能違也。然子何不令三氏歸道歸釋。而獨曰歸儒者。寔我二人之有所未解焉。林子曰。儒之道。莫盛於孔子。今以孔子之儒。所可使由者言之。衣冠以正。瞻視以尊。動容以禮。而諸凡所以理身者。無不



備於孔子之儒矣。父子以仁，兄弟以序，夫婦以別，而諸凡所以理家者，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君之使臣也，以禮；臣之事君也，以忠；內統萬民，得以順治；外撫蠻貊，又且威嚴。而諸凡所以理天下者，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事，教民稼穡，與夫蠶桑，而諸凡有切於民生日用之常者，亦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蓋自唐虞夏商周之世，在上則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在下則有臯夔稷契伊周之爲相，悉以宣著儒者之教於其先，由是而漢而唐而宋，以及今日，在上而爲君，爲相者之所推行，在下而爲師，爲儒者之所紀輯，又以發明儒者之教於其後，是孔子之儒，其來尚矣。而子以爲天下萬世有能外於孔子之儒者乎？若夫道釋之教，而載之丹書梵經者，皆孔子所謂不可使知之道也。余曷嘗以道釋之教爲非哉？第以出世間法，難與世間人道也。



林子曰。聖人教人。豈曰民可使由之道哉。而其心則欲盡天下之人。萬世之人。皆得以與聞與知此不可使知之道。而其願始遂矣。然不始之以儒教。外盡人道以立本焉。而不可使知之道。豈其能得而知哉。不中之以道教。內持心法以入門焉。而不可使知之道。豈其能得而知哉。不終之以釋教。本體虛空而極則焉。而不可使知之道。豈其能得而知哉。然儒門者。流固以立本爲先矣。而所謂持心法以入門。返虛空以極則。而爲出世間法之不可使知者。不惟不能知。亦且不願知也。或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而曰不願知者何也。林子曰。惟其不能知。故其不願知。又問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而曰不能知者何也。林子曰。惟其不願知。故其不能知。

或問釋老之教。而人非之者。何也。林子曰。以其不有世間責也。故詳於不可使知之道。而專與上智者道也。然上智之士。豈可多得。而



釋老之教。焉得不爲人之所非邪。

祿子曰。三代以上。三教之道。原出於一。三代以下。三教之道。分而爲三。論語七篇。民可使由之之道也。周易中庸。民不可使知之之道也。夫可使由者。則索隱之徒。遂鄙夷之。不可使知者。則支離之徒。遂荒唐之。

黃生對問曰。當今之時。以宋儒之註。制科而取士者。何也。林子曰。此立制之善也。宋儒之註。雖不得聖人之大。卽其易知而可持循者。亦孔子所謂可使由之道也。

羅烈問曰。當今之時。專用儒者。凡海內外。特設一儒學。足矣。而又有僧綱道紀者。何也。林子曰。三教之道。聖人所不廢也。特以其可使由者。與天下共之爾。

篤信

林子曰。人之不肯爲聖人者。以未信此心是聖人也。若信此心。果是聖人矣。而又不肯有爲聖人之心也。何與。



林子曰。君子之學貴信。信也者。信吾心之一  
聖人也。信吾心之一天地也。信吾心之本自  
美大本自聖神也。信吾心之本自高明。本自  
博厚也。

林子曰。學者之於道。惟恐其不能知。不能信。  
爾。苟知矣。而未有信之而不篤也。苟信之。而  
未有爲之而不力也。故信吾心之一聖人也。  
則必思所以希賢而希聖也。而美大聖神之  
極功在我矣。信吾心之一天地也。則必思所  
以希聖而希天也。而博厚高明之本體在我  
矣。故不知則未有能信焉者也。知之而不信  
者何邪。不信則未有能爲焉者也。信之而不  
爲者何邪。

有道則見

林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聖人之出處  
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人之出處也。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或問不曰堯舜而曰舜禹者何也。林子曰。禪



繼一也。而禹之與子。豈其德之衰邪。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蓋達乎曆數之微矣。

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余則以爲聖人不曰有天下而不與。亦且有其身而不與焉。惟其有其身而不與。故其有天下而不與。或者以可生可殺而不可與爲非者。以其不有其身也。而其所不與者。豈非惟此一心邪。林子曰。何哉。汝之所謂心也。汝之所謂心者。豈非余之所謂五行之心邪。五行之心。有生有滅。亦皆聖人之所不與也。然則其中心之心乎。曰。亦非中心之心也。其圓融不測之心乎。曰。亦非圓融不測之心也。其無所倚之心乎。曰。此真心也。真心是性。而無其心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無所倚之真心。則固能彌六虛而無外矣。故心無其心。而心則不屬於我矣。此聖人之心之所以能歷萬劫而不壞也。



子罕言利

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孔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夫孔子之所謂利者。殆非何必曰利之利也。若何必曰利之利。而孔子則亦當絕口不談矣。而曰罕言者。豈其然哉。孔子之所以罕言利者。以利爲本。不可使知之道也。不屬於見聞覺知。不着於意。必固我。此孔子之所以罕言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真性是心。真心是性。而性也者。乃我之舊物也。故曰。故而仁義禮智根於此矣。當仁而卽仁。當義而卽義。當禮而卽禮。當智而卽智者。利也。故寂然不動者。故也。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利也。天下何思何慮者。故也。而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者。利也。一者故也。而一以貫之者。利也。中者故也。而發皆中節者。利也。至於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至於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而俟後



聖博厚而載物也。高明而覆物也。悠久而成物也。夫豈必待見而章。待動而變。待爲而成邪。雖有亦足以發之。顏子而猶曰欲從之末由。此孔子之所以罕言也。

洪生文誼問孔子之罕言。林子曰。顏曾之愚魯。旣不多得。而子貢之穎悟。又難與言。然則子貢而下。復將誰語哉。故遇顏曾則不得不言。遇子貢而下。則不得不默。此孔子之所以罕言。而亦不能不罕言也。

文誼又問。穎悟莫若子貢矣。而其所以不可得而聞者。願夫子明以告我也。林子曰。一貫之旨。啓之者再。猶且未悟。而性與天道。是亦一貫之旨也。余今問汝。汝以爲孔子之所謂性與天道者。可以言而顯乎。否也。可以不言而隱乎。否也。孔子曰。予欲無言。而子貢卽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此其所以罕言。此其所以不可得而聞也。

林子曰。兆恩之所謂歸儒宗孔。以與世間人



道者非他也。蓋孔子非不知有利也。而罕言利。非不知有仁也。而罕言仁。非不知有命也。而罕言命。非不知有性與天道也。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然此皆不可使知之道也。夫不可使知之道。既已罕言。而不可得而聞矣。則其所言以爲教。所聞以爲學者。非其所謂民可使由之道。而孔子固雅言之邪。張子厚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者是也。而兆恩之教。所以必歸儒而宗孔者。殆有見於此矣。

子絕四

林子曰。我之真心。本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而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聖人也。太虛也。

文不在茲

不曰道而曰文者何也。朱註曰。道之顯者謂之文。蓋道蘊於中。不可得而見矣。而文顯於外者。皆道也。豈曰文王之至德也。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已哉。而帝堯之峻德。亦且煥乎其有文章。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矣。至於孔子之峻德，亦帝堯也。至德亦文王也。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子貢曰：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又曰：仲尼日月也，夫誰不得而仰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配天配地，萬世爲土，而萬世而下，孰不囿於孔子斯文之中邪？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林子曰：我其有知乎哉？我其無知乎哉？故有知而知，非真知也。而無知而知，乃真知也。真知之知，乃孟子所謂不慮而知也。

林子曰：鐘其有聲也乎哉？而鐘之聲，聲於無聲。鏡其有形也乎哉？而鏡之形，形於無形。

林子曰：孔子其有知乎哉？無知也。叩之而卽知者，無知而有知也。石其有火乎哉？無火也。擊之而卽火者，無火而有火也。

空空如也。

論語曰：空空如也。宋儒釋之，有曰：空空者，孔



子也。有曰空空者鄙夫也。或問二說未知孰勝。林子曰。孔子空空也。鄙夫空空也。空空者本體也。孔子鄙夫一也。但孔子能復其空空之本體。而鄙夫則失其空空之本體矣。林子曰。鄙夫者二。有有知者。有無知者。故鄙夫之無知也。雖曰非大人之赤子矣。而質任不欺。惟魯無文。猶有所謂空空之本色者在焉。若鄙夫之有知也。而變怪叵測。豈非孔子之所謂無所不至者哉。

或問鄙夫之空空。是亦孔子之空空與。林子曰。然。但鄙夫每自鑿其空空焉。故不孔子。然而見父卽能孝。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見君卽能忠。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見孺子入井。卽有怵惕隱之心。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此其虛心以應世。而孔子之天則固在也。至於不能忠不能孝不能仁。而曰鄙夫者。何也。此蓋失其本虛之心。而鑿其本體之天者然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朱子曰。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常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分也。真心也者。一也。誠也。寂然不動也。善惡之幾者。陰陽之義也。然孔子之所謂兩端者。非周子之所謂幾善惡與。而曰叩其兩端者。蓋因其所以問乎我者。而我反以叩之也。叩亦問也。端者。端緒之義也。故旣卽其動於天理而爲善之端者。反以叩之。卽其動於人欲而爲惡之端者。反以叩之。此何心也。而其所以爲善之端者。從何而發見乎。復卽其動於人欲而爲惡之端者。反以叩之。此何心也。而其所以爲惡之端者。從何而潛萌乎。反覆詳說。俾其知所察識。反而求之。而得其本心也。豈非聖人之心教。而爲學者趨善去惡之一大機也哉。

林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赤子也。我叩兩端而竭焉。聖人之無所不知也。

河圖洛書



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或者以聖人不語怪。而易繫神物者。何也。林子曰。河圖洛書。天之所以開聖人。以丕著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可得而怪乎。若乃駭於其所不見聞也。而怪之者。迂也。

林子曰。河圖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河圖者在焉。洛書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洛書者在焉。故河圖之數。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六十四。而虛其中者。中心也。洛書之數。

一而三。三而九。九八十一。而實其中者。中心也。譬磨之中心。以爲心者。俗所云磨心者是也。故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夫曰王中心者。蓋以主此中心之中。而命之曰王。夫何爲哉。以守至正而已矣。命由此立。性由此出。林子曰。河圖用八而虛其中。中之虛者。神無定位。而周流於八者之間也。洛書用九而實其中。中之實者。神立其位。而周流於八者之間也。虛者虛之。而未嘗虛。實者實之。而未嘗



實太虛之體。天地之心也。

林子曰。八實其中。河圖而洛書也。其聖人無心而有心乎。九虛其中。洛書而河圖也。其聖人有心而無心乎。

林子曰。田畫九區。蓋取諸奇。圖列八陣。蓋取諸偶。

林子曰。河圖之虛其中者。釋氏則謂之○。所謂能會這箇麼者是也。洛書之實其中者。道家則謂之●。所謂一點靈光者是也。

鄭生泳問曰。皇極經世用四者何也。林子曰。卽其中之虛者而五之。猶言仁義禮智。而信在其中矣。金木水火。而上在其中矣。

### 仰之彌高

林子曰。彌高彌堅。在前在後。本體本無窮盡。本無方體也。

林子曰。大道汎兮。而包羅於天地之外。充塞於天地之內。所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而取之左右逢其原矣。



君山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汝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花放。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然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此篇俱係原文

林子曰。佛書曰。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

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

亦總是佛。孔氏所謂在前在後。而費而隱也。然卽佛卽心。心其可得而見乎。心其不可得而見矣。佛其可得而見乎。佛其不可得而見矣。而曰見佛者何也。故以佛爲必可得而見之。固不可謂之佛矣。而以佛爲必不可得而見之。又將何以名佛也哉。若欲見佛。先須見性。余故曰見性。性見。見不在眼者此也。

循循善誘



黃生陽問曰。既多識而非之。又先之以博文也。何與。林子曰。博之以文。徐以察其志之果專也。然後以約禮教之者。循循之善誘矣。時有自矜其文極博。能致知而格物矣。問於林子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子既非矣。則所謂博我以文也。亦皆非與。林子曰。何可非也。何哉。汝所謂文者。又將何以博之。對曰。致知格物也。林子曰。博我以文。而朱子則曰。致知格物也。則以學文。而朱子則曰。詩書六藝之文也。六藝之文。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若詩若書若樂若射若御若書若數。今且勿論。而所謂禮儀三百。禮之大也。吾子果能悉三百而窮至其理乎。否也。對曰。吾未之學也。威儀三千。禮之小也。吾子果能悉三千而窮至其理乎。否也。對曰。吾未之學也。夫禮儀威儀且未之學矣。又何暇及於一草一木之細。而必察其理乎。若謂博我以文非者。非也。林子曰。博文者。博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卽所



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殆非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多學而識之之謂也。或者以多識而非之。其不流於禪乎。劉生獻策曰。壇經曰。不可沉空守寂。卽須廣學多聞。是佛氏未嘗不博學也。若以爲自根自本之學則非矣。

兆居生問曰。仲尼之教亦有頓漸與。林子曰。一以貫之者。頓教也。先博文而約禮者。漸教也。

卓爾躍如 竝釋

或問顏子卓爾。孟子躍如。豈非機邪。林子曰。顏子之所以稱爲善學者。其機卓爾。孟子之所以稱爲善教者。其機躍如。然余又有說焉。機也者。其神乎。而非力之所能致也。是雖顏子亦且不能竭其才以從之。故曰末由也已。機也者。其微乎。而非口之所能言也。是雖孟子亦不能發其蘊以示之。故曰引而不發。程子曰。顏子之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



如也。分明見得方可。夫所謂卓爾者果何物也。所謂躍如者果何物也。有可見乎否邪。無可見乎否邪。而曰分明見得者何也。見不以目。自有真見者在焉。自有真見則自有真知者在焉。自有真知則自有真消息者在焉。而所謂真消息者果何在邪。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大學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豈非所謂真消息者在邪。

未見其止也

林子曰。至善之地乃吾心之中之一。所當止之處也。孔子曰。未見其止也。豈其至善之地之所當止者。顏子尚未之見邪。故孔子惜之也。

或問何以謂之止。林子曰。止也者。止之也。歸宿之義。不失赤子之心也。學而至於能見其止焉。此乃極則地也。更無復有進步處矣。故顏子之未見其止也。而孔子則曰。吾見其進。



也。  
林子曰。顏子之不遷不貳。豈非易之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與。所立卓爾。欲從末由。故孔子惜之。而曰未見其止也。林子曰。孔子之所謂見其止者。帝堯之所以安汝止也。釋氏曰。止止。道氏亦曰。止止。皆所謂見其止而安之者。止之也。故止止而能致其中焉。而天地有不位乎。止止而能得其一焉。而萬事有不畢乎。

匹夫不可奪志

林子曰。不以身之死爲死也。誰得而死之。故曰匹夫不可奪志者。能事心也。

經權

林子曰。經常也。權亦常也。夫旣曰權矣。安得謂之常邪。林子曰。經也者。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權也者。常也。遇變而通之。不拂其常道也。故父子大恩也。而堯舜則禪受之。君臣大義也。而湯武則放伐之。出處大節也。而伊



尹則就湯就桀。所謂遇變而通之者權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孟子曰。唐虞禪者義也。又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其所以公天下之心。任天下之重。與夫順天應人之大而不拂其常道者。經也。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謂其能權而經也。

林子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若未可與立。而卽曰能權者。是亦小人之無忌憚也。

### 孔子於鄉黨

孔子曰。孔子燕居則申申夭夭。三變則儼然而溫而厲。鄉黨恂恂。宗廟朝廷惟謹。與下大夫言侃侃。與上大夫言誾誾。見齊衰必變。見冕與黻者以貌。不尸不容。不變食。不遷坐。色勃足。趺趨翼。踧踖怡怡。與與非外也。皆直從吾心中發出來爾。故能神變無方。欲不踰矩。必有寢衣。

林子曰。寢衣者。寢而衣也。豈必其齊而衣哉。有訓又非也。長平聲。



九十九  
林子曰。寢衣之制。今尚有之。度其身之長而半之。

林子曰。寢衣紀於褻裘之後。豈錯簡也。雖褻與寢。皆有其制。而不敢苟也。如此。縱曰錯簡。而半以覆足者。何爲也。或曰。此致齊之誠敬也。而致齊之誠敬。顧有在於覆足者。何取也。或執又半之說。甚堅。林子曰。此不必深辯。惟做其制而衣之。而卧而起。則有許多不便處。不可不知也。

### 割不正不食

林子曰。割乃宰割之割。而曰不正者。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者。不正也。豈非所謂用之以禮者與。昔歲有一士者。每執割肉不方正之說。甚堅。而周生與之辯。未能也。一日士者買羊以祀。周生偶造其家。問曰。此羊幾何。士者曰。十有二斤。周生曰。熟之。尚有幾何。士者曰。不及五斤。割而去其不正者。又三之二。周生曰。夫不正者。其有如



是之多與。而子必不之食矣。而不知此不正者。可以奉父母乎。否也。可以遺兄弟乎。否也。可以啖妻兒乎。否也。士者不能答。周生曰。上而父母。中而兄弟。下而妻兒。而皆不之食矣。無已。則以之食犬也。不亦可乎。夫天地生物以養人也。而故暴殄之如此。何其迂也。士者曰。吾過矣。吾何嘗以其不正而不之食邪。吾少習其言而不察之過也。

出三日不食之矣

林子曰。先祭一日宰牲。而次日始祭。若復宿肉。則出三日而肉敗矣。而又况際於盛暑之候者乎。

迅雷風烈必變

林子曰。聖人之精神命脉。其殆將流通於天地而無間者乎。故常而同其常也。變而同其變也。至於聖人之心。則有真常者存焉。豈其烈風雷雨得而迷哉。余於是而知聖人之心。常常也。變亦常也。



林子曰。堯舜之禪受也。湯武之放伐也。周公  
之東征也。豈非所以順天地之變而精神命  
脉之相爲流通者乎。

林子曰。中天之運。其時之泰乎。而堯舜則與  
天地同其泰。春秋之世。其時之否乎。而孔子  
則與天地同其否。



